



我有一隅书房

你以为的全世界

圖園/文

董全/文

拥有自己的书房，是读书人的福分。搬新房时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留一间书房，哪怕空间不大，有阳光，有一面墙能放书，便心满意足。

新房出门即是闹市，面积有限。家人将原厨房改造成了书房，把厨房移到了阳台上。这样，一墙之隔，一边是生活烟火，一边是我的诗与远方。

书房的一面墙，我设计成从底到顶的朱红色不规则格状木板书柜。淡绿色的墙纸和窗帘，为书房增添了几分清新和诗意。书桌对面是一扇淡绿色百叶窗，窗前摆放着一盆绿莹莹的铜钱草。窗明几净，傍晚

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，斑驳光影映照着铜钱草、书桌上的书籍，以及正在读书写作的我。

书房小，追求极简。一盆长尾巴的常春藤茂盛生长，挂在电脑桌上方，俯仰间增添了几分灵动与飘逸。地上铺着地毯，放着一个淡绿色靠背，一杯茶、一壶水，足以陪我在纸张上“行走”半天。

书房简朴至极，却无妨。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”在这里，我可以读书、写作，长时间一个人待着，沉浸于书中，享受书房特有的氛围。

书静，人亦静。在宁静中，我嗅到了各种味道：纸香、墨香，以及自己在书中留下的手泽之香。久久停留，我甚至嗅到了时间的味道，听见时间由远及近，一步步向我走来，又向更遥远的未来走去。这些感觉在书房中流转，变得浓烈而芬芳，这正是书房该有的味道。

更多时候，我独自在书房与书对望。在对望中，我会想起藏书中的一个个故事和人物。

书非借不能读也。那本包

着牛皮纸书皮的书是洛阳唐兄的。每次去看他，他都会设宴款待，但借书却极为苛刻。每次想“借”走他心仪的书，都如同挖他心肝一般。他窘迫地说：“你想要或想看，我可以在网上买一本相同的送你。这本是某地某人相赠，扉页上有纪念文字，实在不敢借你。我很多书都是有借无还，时间长了就不知所终。”

他爱书成癖，每遇心爱之书，都会包上牛皮纸书皮，在书皮上认真写上书名，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他说，书是美人，书皮是书的衣服，给书包皮，如同给美人穿衣。看他人高马大、粗犷豪爽，偏偏书皮上的字迹娟秀工整，让我忍俊不禁。

再如那本泛黄的竖版《宋词选》，给人一种岁月沧桑之感，仅售1.3元。这本书是三十多年前我在矿中上学时的语文老师桑国旗先生所赠。作文课上，他常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朗读，每篇作文后面，红笔评语写满一页。毕业时，先生赠我这本《宋词选》。当我小心翻开泛黄的书页，嗅到的不仅是纸墨香，还有先生对我的

深情厚谊。

因爱读书，我开始写作，并学会在孔夫子网上买旧书。于是，那些旧书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到我的书架上。旧书里的眉批、书笺以及写有文字的纸片，透露出原主人的点滴信息，让人浮想联翩。

这样的故事和情缘还有很多。每次与书对望，都能在回忆中找到一份温暖、一份读书人的书意情怀。

我用眼睛端详书架上的一本本书，每一本书都仿佛变成了一张熟悉的面孔。它们在微笑、在沉思、在蹙眉、在睥睨……表情各异，却都丰富而传神，仿佛书中的故事在向我诉说，书中的人物向我款款走来。凝神之下，我竟分不清是我在望书，还是书在望我。我与书完全相融，进入了忘我的状态。

一隅书房，不仅是书的栖息之地，更是心灵的“大隐于市”之所。

油田巡井人

●可依

月探空林巡井路，河吞钻塔碎星沉。
工衣渍满盐霜迹，铁掌抚平大地痕。
夜诊油泵听脉象，晨巡管线踏春霖。
丹心炼作荒原火，暖入人间万户门。

环卫工人颂

●姜翠萍

清明回暖百芳菲，
银杏抽芽嫩叶微。
樟树摇金铺旧路，
橙衣扫起蝶纷飞。

下山的太阳

●刘理鸿

太阳从西边的茶山坠落，
洒下满天金光。
如金缸高悬山岗，
展现落日的欢悦。

它不知日夜地忙碌，
它要到地球的另一边去劳作。
在此，它照亮屏屏湖，
让湖面泛起红光。

田野的蒲公英被它染黄，
绿叶间的白玉兰镶上金边。
它竭力散发落山的光辉，
满身皆是金色。

轻雾徐徐爬上山岗，
却被红霞一抹笼罩。
红太阳即将下山，
夜幕无情地将其掩盖。

它红着脸庞伫立在茶山，
南斗北斗宫旁，那是山顶的佛庙。
炊烟袅袅升起，
它依旧灿烂夺目。

它每日东升西落，
早晚皆有红光闪耀。
傍晚的太阳格外明亮，
似在诉说一日的光芒即将收藏。

年华也如太阳般，
夕阳推移，年轮如星转。
太阳发红，赭色光芒照耀大地，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

春事

●沈文军

戴上草帽去旅行吧
到哪里都行，因为这个春天
需要赞美的东西很多
赞美桃花，带来盛开的笑容
赞美李花，送上小生的爱情
“请把我埋在酒里”
此时，油菜花开
酒缸在田间闪闪发亮
慕白诗兴大发，筑巢山峰
受此影响，我也
不甘平庸，挥手招呼
“赶紧去景阳冈吧”

风信子

●解忧

春天，有时候是一个虚词
被雨水打湿
被寒气篡改
只有阳光来临的时候
才恢复她的本来面目

不知道，哪一双手
将一小撮绿植入土壤
安放于大树的一角
生长出的蓝，错落向上
努力挣脱重力的捆绑

总有一段暗香被风吹散
游弋在梦的方向
赴一场温暖的约会

四月絮语

徐静/文

假期在喧嚣中悄然结束，生活仿佛在张弛有度间，探寻着存在的意义。《乡村四月》有云：“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四月，不仅是自然万物蓬勃生长的时节，更象征着生活的节奏与希望。

路边的晚樱尽情绽放，紫藤花如紫色的瀑布般倾泻而下，裹挟着古老的传说，将春天装点得分外妖娆。门口的蓝雪花在篱笆边翘首以待，急切地期盼着自己的盛放。四月的柔光中，木绣球将一冬的心事，舒展成枝头瓷白的圆满。某个清晨，它仿佛醍醐灌顶，瞬间绽放成千盏冰灯，低垂静谧，禅意悠然。

四月之美，在于其过渡之性。它既无三月的春寒，亦无五月的炎热，而是带着恰到好处的温和，给予人们清晨披上单衣、放空思绪的闲暇，容纳所有未竟的思索。木绣球的最后一朵白花飘落，槐花的清香便接踵而至，继续这场春天的盛宴。生活从未停歇，只是不断变换着传递温柔的方式，如四季轮回，周而复始，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馈赠。

四月的迷人，还在于其暧昧之性。空气中，残留的冷意与初绽的温热交织，宛如青瓷茶盏中沉浮的碧螺春。晨雾未散时，我常伫立在露台，看着木绣球的影子在青砖地上绘出如水墨画般的纹路。露水顺着瓷白的花瓣滚落，在石桌上敲出细碎的声响。在半梦半醒间，思绪如蒲公英般自由飘荡，让人不禁思索，生活的美好是否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？

巷口的蔷薇开始试探着攀爬竹篱，嫩红的花苞宛如未启封的情书，充满了未知的浪漫。卖花老人的三轮车铃声惊起鸽群，车斗里的鸛尾蓝得耀眼，恰似莫奈打翻的调色盘。见此景，我总会想起童年，那时外婆会用白瓷碗接槐花蜜，甜香在舌尖散开，伴随着槐树叶子的沙沙低语。如今，城市里的槐花依旧盛开，却少了竹匾里晾晒的那份甜糯，多了几分城市的疏离。这不禁让人感叹，时代变迁中，变的是生活场景，不变的是对往昔美好的眷恋。

午后，突如其来的细雨斜穿过紫藤花架，在石板路上织就银色的水纹。木绣球在雨中更显清冷孤寂，花瓣上的水珠折射着不同角度的光，仿佛无数个微型彩虹世界。雨停时，邻家女孩撑着油纸伞走过，伞面上的水墨丁香与枝头的木绣球相映成趣，让人恍若置身画中。这不正是生活不经意间馈赠的诗意吗？

当最后一瓣木绣球落入青苔，泡桐树将紫色的喇叭举向天空。暮春的风拂过发梢，带着槐花的清甜与泡桐的微苦，这种复杂的香气让人忆起青春岁月里那些未曾言说的心事。我在院角埋下去年的茶籽，期待在未来的某个四月，收获属于自己的芬芳。原来，生命的轮回永不停歇，它以不同的花香在时光中留下印记，等待有心人去发现。我们在生活的旅程中，应珍视每个瞬间，感悟生活的美好与复杂，在岁月的流转中找寻内心的宁静与力量。

江文辉/文

桃红柳绿，山清水秀，清明在满园春色中悄然而至。和煦的风、淅沥的雨，将天地洇成水墨，却在宣纸上晕开我眉间新痕——今岁寒食的惆怅，比往年更添三分重量。

自我十岁那年起，父亲在我记忆里永远定格为三十六岁的模样。那个虎年的清晨，他像被命运偷走的钟表零件，突然停止了与世界的咬合。母亲跪在堂前将眼泪酿成苦酒，祖父的烟锅烫穿了三个春夜，唯有我和兄长懵懂如初生幼鹿。

我不懂为何会如此。直到送葬时，我才略感疑惑：从家门口起棺到南山落穴，沿途二三十里，我为何腰插孝棒，双手挂在棺材杠上？过桥时，为何又要和哥哥跑到桥的另一侧，跪地迎棺？

这些问题，当时我自然想不通。于是，我与哥哥的一些正常举动，在那时却成了“只哭不笑”“只怜且悯”的“闹剧”。比如，行葬中，我俩一言不合，拿起孝棒当“武器”斗打；无聊时，干脆扔掉孝棒，围着棺材嬉闹。

多年后我才读懂，当时腰间的孝棒原是命运递来的接力棒，掌心摩挲的棺材竟成了父子最后的肌肤相亲。我留着惆怅在心间，誓要勇毅自强，坚信人间有正道，决心改变命运。

逆境中，我凤凰涅槃。失去父亲的我，虽心理压力重，但读书成绩却优异，成为家族中第一位大学生。高考放榜那夜，我对着父亲的遗照久久凝望，像等来一场迟来的雪。

母亲对此感到欣慰，她说她总算可以“凭子而贵”。为了母亲和这个家，二十来岁的我提前跨进中年，烟圈在窗前织就茧房，债务、婚房、家族荣光在雾霾中幻化成千钧重担。某个宿醉的黎明，镜中倒影与旧照重叠——原来父亲眼角的沟壑里，也藏着这般灼烫的星河。我发现自己身上有了父亲的影子。他当年肩负的家庭与社会责任，不也是如此吗？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缘，血液于水的缘。

清明成了我与时光缔约的仪式。在叔伯微醺的絮语中，父亲渐渐鲜活：他骑着永久牌自行车碾过晨露收购鸡蛋，表盘后的眼睛能洞穿时光的病灶，在鸡舍与钟表铺之间，为贫穷的村庄拧紧发条。而今，我带着两个孩童站在他中止的年轮上，终于懂得三十六岁不仅是生命的句点，更是血脉偾张的冒号。

我知道，父亲的离开是“身不由己”；我更知道，我的遭遇是“己不由身”。

“当年你没有让我的未来一帆风顺，如今我要完成你的‘遗志’。而这‘遗志’的实现，就在你的孙辈身上。”这个清明，我与父亲许下这样的“约定”，愿他在天上可以宽心看着。

——这个家不一样了。我引以为荣，孩子们引以为荣！
我们的血脉正在时空中完成最庄严的接棒。